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五

僖公四

襄王十七年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齊孝公八年 魯文公十七年

八年 魯穆公二十五年 成三十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

燬滅邢 左傳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逃城掖以赴外

為銘曰余殺國子莫余敢止 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

絕身為絕之滅同姓也 殺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

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

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 杜氏曰惡其親親相滅故稱

所存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體甚矣 故生而名之 番易萬氏曰與師以滅同姓其惡已甚

况當是時天子蒙塵于外都在鄭地也衛鄭之鄰方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帥師勤王乃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宗

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筆列

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

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

而失義公而無私者理之一也親疎有等差

者則仁義之道書矣故先王制五服之節母黨不得

同本族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同姓之國其

初一人之身豈可與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入道立

異姓之國一視之哉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入道立

者也可以無差楚宜等乎然則晉滅虞五楚滅夔年

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

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譏文者

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

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之所謂國春秋

中又有其甚焉秦穆公衛侯是也夫諸侯強暴與干

戈以覆人之國并人之地雖有罪人猶得而備之今

兩君皆出說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

兼并之欲雖有道之國不知所備甚可惡也豈得與

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伐之而衛侯名與曰衛

侯燬殘虐不仁至於同所自出不知相保而肆強以

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講詐之事行盜賊傾覆之與虞

計人理所不容故名之同於楚子慶之誘殺也

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

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

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未嘗書名衛

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

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綠姑言之之辭也蕩伯姬來逆婦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也蕩伯姬來逆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音現下同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蕩伯姬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姑自來逆婦而書於經者譏公降尊而自主其昏也况昏禮當夫自來親迎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家氏曰禮有期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故特書以譏之張氏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皆非禮也兩譏之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按經辭

史直書其事以明非禮爾兄弟辭有何義乎

宋殺其大夫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殺大夫傳又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即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

卿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說辭不細可笑也公羊之說非也春秋非孔子家牒當為後出書法耳何得擅錄其祖名哉

附錄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官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之睽三之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黑城戊午晉侯朝

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隊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
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獎溫原積茅之田
晉於是始啓南陽陽獎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宗
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
其俘之也
乃出其民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秋秦晉伐郟楚關克
禦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秦

人過折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女血加
書爲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戌人反
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
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公羊傳何以不
言遂兩之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周一事也納一事
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
奔楚故楚爲頓圍陳以納頓子不
言遂一事也頓國汝陰南頓縣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

之正也

杜氏曰諸侯失國之君合於義則不書書
楚納頓子不與與與之納也書齊高偃納此

夫之納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

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

去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

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

自治之意也

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守其位反使夷狄行其

義聞中國之無霸也齊桓卒楚始與諸夏盟

于齊盟鹿也楚公納頓子後然與發置諸侯春秋

之所懼也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蓋一事耳夫頓國小弱而介於陳

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

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其

意皆預爲圖伯之也厥後頓子會申從楚而伐吳
戰雞父陳衰而服屬於楚也僅一從十國會召陵侵
楚而諸夏終不能保郵遂爲楚結陳佗人所滅是時
陳亦屢戒於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爲虐
耳此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矣杜氏曰失地出奔則
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比燕
伯皆不名宣公六年陳頓之爭又見於襄之四年

○何開陳事
○乃得納頓子其文與事詳矣
○豈得言遂哉公羊之說非也

葬衛文公

附錄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齊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死之所亡滋多恨
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
夫溫大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附錄 月盟于泚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大其日莒襄何也公以公之會日之也
此魯地也
者魯之晉之故內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
大夫自浮來而心然矣此不賤者從同同
不達此例遂穿

附錄 左傳百侯問原守於寺人勃觀對曰昔

襄王十一年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

梁傳公會大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

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

鄆弗及

何後也

也曰人其追也

地名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鄭弗及罪魯也

昭下文齊師無名故書侵昭曰寇至不知追而不

及言內之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

齊人是見暗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

邀魯也其為諼許元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

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

至鄭是也鄭者齊地至者言遠也至鄭譏其深入

齊境也公校成至遇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

其怯而不進遇魯地也及者畏也善養氣者匹夫不為千乘

之也及者畏也善養氣者匹夫不為千乘孔子夾

谷之會齊師四陳揖讓指麾而景公服計齊人之衆

不能禦去又不敵及是舉百姓而棄之也乃亦魯

乞師于楚以自防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亦魯

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杜氏曰時晉文切起

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盧陵李氏曰齊侯我三始於

此為義劉氏曰直書之以譏內之無武備爾公毅何用

是後齊復伐我明不畏魯甚矣數見甲侮猶以為大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夏齊孝公伐我北

也公使長孺焉師使受命于長禽齊侯未入竟且事

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焉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如將整野無青草何恃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公人公股收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出

也其稱人為之諱也昭曰衛平營魯齊何與焉

洗向之二盟雖瀆其過在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
公乃連與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
自取之也又曰前書侵者師無名也此書伐者蓋齊以
魯不取罪為辭也須臾曰二盟乃衛人平營于我故為
曾伐公子遂如楚乞師左傳東門襄仲滅
之○公子遂如楚乞師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
內外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也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
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陵長反又遷怒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去聲又遷怒
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
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齊侯本以洮向二盟
師而末伐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
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
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

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為盟主曾見侵伐於
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行
逼人天下之大變也善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頃稱公
車千乘公徒二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乃乞師于
楚寧無愧乎僖公初年頗有意於治國務農
閔雨國以殷富中年漸肆荒怠浸失政於大臣臧頃
取執於桓公迨齊霸不紹不及間暇修明政刑民事
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夷
狄以例其耻夫子罪臧文仲竊位從公子遂借兵強
夷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
者必有道矣何至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
乞楚師以伐齊哉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
音矣也書乞師惡魯不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於夷
狄也臧文仲如晉乞師不書乞諸夷狄然後書
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乞師於
夷狄志中國之誠於夷狄也天子在上而諸
侯自相請師非禮也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於野而絕筆也魯之乞師於楚屈於夷狄甚矣況以蠻
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於楚屈於夷狄不能令諸侯亦
可謙以求諸侯亦可又曰是年展喜犒師正受命於

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威文仲為之介孔子曰
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於夫為
人臣謀國有賢人而不用乃遠之師於強楚以逞忿
於齊是猶揖盜賊以困烟鄰也觀展禽一語已足以
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春秋持書如楚乞師而
與外之乞師同文蓋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
竊位之孽其因此而發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夔作虎夔子不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

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闢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沈嘉許斯頓詳胡

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

熊熊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

先君熊摯有疾始封之祖鬼神弗赦自竄反于夔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魯祖周

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

特存其爵而不名也國熱而虜無不名者國

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諸侯之祀無過其

祖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

夔庶幾矣夔子之不名無滅道也然則楚

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不名者略夷狄也滅同姓名此楚子頤也則

其不名何楚子之名未登於春秋也楚自武王始見

於傳文王始見於經猶以州舉也至成王而後書楚

人孟之會嘗善楚子矣而復人之類之名非遇弒未

冬楚人伐宋圍絜絜殺作閔絜宋以其善於晉侯也

帥師伐宋圍緡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
父之雖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善以著夷狄之肆橫也
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為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有忘讎之耻使晉文不與
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右之曰以賓桓公之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接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
公至自伐齊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穀梁傳惡事未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而借援強夷辱國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耻而適所以甚
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穀梁傳之師

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恐危亡之道也
此臣子所以為其往而錄其至
後用夷狄之兵信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全以危之師同圍齊從霸主討齊靈之暴橫圍齊而書至伐者予之也此年以楚師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蠻夷報怨於大國其致危之也或曰春秋貶公之以楚伐齊然柏之戰蔡以吳報楚春秋予蔡而爵吳何故呼召陵之會中國不能救蔡蔡不得已而請後於吳吳能扶弱抑強助蔡勝楚蓋資夷狄以棄夷狄也
○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特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而西鄙之怨始於被齊本亦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己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不備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其戒也
○公穀皆謂伐國不言圍邑非道用師也
○公穀皆伐齊則楚師何以強配台之乎公羊又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原公羊之意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則今得意不當致伐而不致會然伐齊取殺獨公以

楚師往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當然耳

九年二十有七年晉文三春杞子來朝朝用夷禮故曰子

穆二十七成三十九春杞子來朝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祀祀不共也

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然異於公

詳見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知其為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隳矣

齊孝公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也

於弱可也

嘗不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己及人所

大則曾事之不暇矣

不恭何至於用師乎

何患無詞也

於不朝乎

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

弱如此他又何責焉

在焉而凌暴之如此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而畢不戮一人

三人耳

賀子文問之對曰

國也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

霸於是乎在矣

卷之五十五

則今得意不當致伐而不致會然伐齊取殺獨公以

楚師往無諸侯之會則不得致會此理之當然耳

九年二十有七年晉文三春杞子來朝朝用夷禮故曰子

穆二十七成三十九春杞子來朝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祀祀不共也

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然異於公

詳見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知其為謀不遠霸業之所以隳矣

齊孝公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也

於弱可也

嘗不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己及人所

大則曾事之不暇矣

不恭何至於用師乎

何患無詞也

於不朝乎

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

弱如此他又何責焉

在焉而凌暴之如此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而畢不戮一人

三人耳

賀子文問之對曰

國也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

甫畢以上卿帥

秉禮之國而陵小

勇勇之國伯姬

信公之德哀矣

文治其於終朝

日而畢

為賈尚幼後至不

政於子玉曰以靖

主之敗子之舉也

不可以治民過三

之有冬楚子及諸

報施救患取威定

新昏於衛若伐曹

子被廬作二軍謀

禮樂而敦詩書

禮樂之本也

乃使卻穀將

孤毛而佐之

命趙

先軫佐之

苟林

軍先軫佐之

命趙

先軫佐之

苟林

軍先軫佐之

命趙

先軫佐之

苟林

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也。后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與明徵其用。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也。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羊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政曷為賤？為執宋公賤，故終僖之篇，賤也。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者，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公羊傳曰：楚稱人，賤之為其合諸侯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前圍宋之諸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賤也。後凡役賤稱人。宋公先代之後，作賓

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接也。諸侯以圍之，何

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稱人而宋獨稱魯圍宋

之役，諸侯稱魯而楚獨稱人，即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陳嘗書子矣，其稱人嫌子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稱序，陳蔡之下于鹿，上滿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魯

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變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雖序諸侯之諸侯信，暗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上而特人之諸侯信，暗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羊傳曰：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首則被碌碌者，譏新見矣。公與楚結鄭而鄭伯來同，荆蠻之暴無王之甚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盟，故直以宋地。公與楚之強而往為此盟，以報乞師之恩，且豈有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於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霸諸侯也。公與楚盟于薄，公戎狄是應，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齊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導之，虐齊宋，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宋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

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烏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

年而後服之桓公沒而宋襄繼圖其業然力不能奮而身見執戰敗卒傷而死聖人悼之晉文之立特起救宋之志欲強楚曹衛皆華附夷而侵伐之然晉侯實非欲侵伐曹衛蓋志在於救宋服楚也

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上有一國下不繫國上書族下不書族焉有無事隔再稱晉侯而不言遂蓋所以志晉侯之惡也

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於無罪之曹衛陳蔡鄭許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於楚安有城濮之戰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楚之所

以敢於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齊侯伐楚猶恃江黃楚人伐宋豈無資於曹衛豈必皆由圍哉

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

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見皆所以致楚師也又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

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

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

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曹人狼狽而徹成楚人自守而救之晉方與楚爭曹固幸於得紆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異其仇

也 晉文救宋攘楚扶中 之已衰却荆蠻之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徇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邇於楚曹衛邇於宋向使晉文遠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得曹而昏于衛故也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猾夏況是時陳蔡鄭許實舉

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眾且以扼楚人之歸路則擣虛少擊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成將狼狽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翦其罷敝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怨而分地外則狙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春秋特書侵以陋之○
通曰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公羊未侵曹之說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
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先名後刺殺有罪也
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公羊傳不卒戍者何卒而不卒幾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發戍之罪
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
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

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夷書以著其惡
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春秋書法為內諱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刺之義如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意內以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
隱殺有罪不書其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
晉而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成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各如此而其情則不然善之則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去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

之也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濫也公羊謂不可使往非也若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各後刺刺有罪也亦非其文為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各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所坐皆諱也魯慶公曰刺公子買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為殺有罪之詞非也

楚人救衛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游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郵患之名罪晉文之志克也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者善則伐者為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一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曹衛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曹鄭也然楚救衛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曹鄭也鄭而卒不能救又以著衛鄭從夷之罪與蠻夷之不競而晉文晉悼之伯終克有成也信六年二十二年楚嘗救鄭矣不書於尾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陳衛人救陳書成郭房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

異宋人

異必利反晉侯圍曹門為多死曹人尸者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皆而囚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戮之以其不刑信負罪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信負罪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願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焚信負罪氏魏犢傷於曹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縛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頡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路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怒願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異宋人

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也其曰人何也

古者覲文匿武

國語武不可匿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

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昇宋人譎矣。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也。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曹侯侵曹而晉之用師於曹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明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成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少曹君昇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扶問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

人斯不存則而罪惡也。伯不歸京師而昇宋。宋平歸而私誅正也。豈所謂治罪乎。豈非藉曹而私曹伯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辭。以其得討罪之義而誦曹以予之也。特著其因人曹而執之耳。苟以爲伯討則當先書晉侯執曹伯次書入曹如楚莊殺穀舒入陳之比矣。况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執歸于京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昇宋而反得爲伯討乎。然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重言晉人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晉執曹伯昇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昇而彼書歸蓋昇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曰善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異者非上非下者也。二者揚尊卑言之也。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若稱晉人執曹伯則母乃如齊人執濬塗而幾其諭國以執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日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
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文曰知
數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
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
死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
與之定人之謂禮也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完軫曰子
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二
施我有二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遂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
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立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
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
鄆而舍晉侯患之驪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
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
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
諸姬楚實蓋之思小惠而志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

楚子傳楚子伏已而隘其隘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台且彘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
七鹹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月焉晉侯使欒枝對曰
勇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車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頌大大謂二二子戒爾車
乘欲爾君事詰朝將見晉申心有鞶鞶鞶鞶鞶鞶鞶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必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
蓋其車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
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師曰退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為道楚師
馳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矣西而還公手傳此大戰也曷為
輔人何處曷為敗大夫不敵也

楚稱人敗也

楚非將甲師少而輔人矣此下書楚師敗績則

得臣則知楚人為襄左矣中及楚君大夫戰皆敗稱人
則知楚人為襄左矣中及楚君大夫戰皆敗稱人
故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令尹襄左戰於城濮
蔡侯以吳子及楚令尹襄左戰於城濮

大夫及楚子戰于名氏故邲之役得荀林父帥師此
華夷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
楚子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
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
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
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
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
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
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
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
被髮左衽矣橫過住如橫流泛濫硬做况防不然中

國為禽浸必矣下卷項曰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
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年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
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公齊國歸
父秦秦小子勳也日無師而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
三王之罪人也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知此
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
其有以夫大創也文公欲霸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
楚爲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
足以定霸故欲勝楚取威而後霸業定是時楚爲齊
宋之患文公欲震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
楚無人以夷狄之以晉侯主是戰誅文公之心也
爲受禍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徐
爲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

與之爭戰于弘而中國不能與之敵魯季孫之師而伐殺
逼齊四國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
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
屈完之盟而退師成僕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也蓋
桓公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
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其其
為有功於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
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
衛以致楚齊復二國以薦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
三舍避之示法以誘楚其說計如此孔子繼之曰諸
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
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
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齊踐十會而兩
致天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略
盡也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
太濶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魯齊
許氏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變
德君子之復復劣見焉以詐變詐小人者必以詐為
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
不以深定者為得也為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為小
人而不至於姦之短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
楚爭伯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

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使伯勞請戰於楚子告於
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從發急間譏懸勇於立功而
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於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
用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壞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
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
果誰之外耶子玉請復曹衛懸請數其失而論之自
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
皆有過人之才焉誠愚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為詐
故伯比之問隨也道其溺於數年之後喜怒既而量
不弘者不可以為詐故射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
請之時今得已既昏且諉又驟而急乃欲擁西黃東
宮與若敷六年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
君臣巧譎萬端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各
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
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激楚師之戰也
至於退三舍而言逾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
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
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殺晉師以致敵於人豈惟力
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
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
南也馮陵華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攝動當世亦
可謂其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

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楚謂以
破邑之君，反不能制一臣，吁，可在也。三綱倒置，人
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為寒心。成濮之戰，萬不
可勝，而使偶而或勝，則得臣地曰：恃功專恣之禍，必
有甚於喪師之慘矣。出之武伯，猶以尚功利為言。殊
不知伯者之所為，實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
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
彼武伯者，以功利何其替，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李氏曰：召陵雖以來盟，而亦有先盟及戰之語。此皆功過
不損掩之法也。**田氏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
夷狄抗中國，自以其師從楚，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
亦猶哀十年會，伐齊不言，却卻。

楚殺其大夫得臣

弁玉，禮也。服也。先戰，愛河神謂已
日，界余，余賜女孟者之，樂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
諫，弗聽。榮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黃土
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告子西，非神敗令
尹，令尹其不勤，民實有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中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
曰：君其將以為戮，交連穀，而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曰：莫余青也。已為呂氏。實為令尹。奉已而已。
不在民矣。得臣曰：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楚子入居于申。

申在方城內，故曰

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楚請戰，楚
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廣，山名，在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而不止也。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而不止也。楚有左右廣，廣十五乘，又
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六
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
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

師為重而棄其將聲以與之也此段有罪而

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是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令其屬陳圍宋。無非復其扭勝之事故。雖知晉之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敵之罪。方責其無以見申息之老。是縱其慣夏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

陳氏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伐羅之敗。群帥

囚于公。公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殺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楚。願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

之罪也。衛侯夫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

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

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

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

張良傳。諸將爭功。往往坐沙上。偶語。良曰。此為畏也。下不能盡討。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且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為川方侯。群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

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

光武紀。圍邯鄲。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閱諺。殺者數千。章帝不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

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凡

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
衆智不斃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
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
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其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禮晉文
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張氏曰衛文公不禮晉文
敬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
于心故衛人雖未曾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
弗奔致其國人出君以訟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
故曰衛之禍文公爲之而衛侯不各責晉文也家氏
司晉文公度量不覆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
各所以責晉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相量有餘而
才不足與其爲晉文不若爲齊相張氏曰衛侯
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敢信故
聞楚敗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家氏曰衛成公出奔
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志武衛侯之位已絕

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各據左氏則是衛侯
雁晉使臣以明奉其弟叔武盟于歲士而奔楚道陳以
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令叔武
辭位而去故不各蓋晉文雖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
絕其位罪文公
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宮子盟
于踐土踐在庚反甲午至于前雍王宮于踐土

雁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
侯及鄭伯盟于洹淮丁未獻楚俘于子朝介百乘徒食
于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禮命晉侯齊侯賜之大駱
氏父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
之服或格之服彤弓彤矢百張弓矢千鉅鉅魯一百虎
賁三百人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欲王應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用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
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突突王子虎盟諸侯于土
庭要言曰也突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經之俾
隊其師無克祿國及其孫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
信謂晉於是沒也能以德攻梁梁傳梁會天王也也

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王庭王子虎臨盟不同軌。衛侯武歸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踐土鄭地。同。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曰者。諸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

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曰周之

地則不大於曹滕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今天

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

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曰周王名雖王實

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名存而實亡是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

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陳氏曰襄王聞晉勝自

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

道也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下臨所以

去其降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所以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

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汪氏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

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盟次書天王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踐土于温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廷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温之時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知聖人屬辭之深意矣廬陵李氏曰外以諱寫善則諱晉者非貶也宋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

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曰王

是好本末自別者之威不足以致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養却夷狄懷服天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

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
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略
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二錫之
命以褒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
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辱下
勞失正位君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
盟陳侯之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
踐士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
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
道之大倫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
與盟也
復使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
虎唯以諸侯自盟為文
天子既勝楚不能朝
于京師獻楚俘以警夷狄友以乘勝之衆坐致衰陵
之主盟諸侯于見其矣况又受其侯伯之命弓天之
賜哉雖曰不書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盟不書侯
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噫孔子皆
沒而不書後世猶有廢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衛

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

者立以為君也

君之稱衛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
而使其弟嗣君以受盟亦書曰衛子見伯主以私意廢
置諸侯系王制也

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此見聖人深

罪胥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或問楚
懷王入

秦楚人立太子蜀先主即位漢中與書衛子之意何
以

也懷王拘於秦楚大臣立太子以從臣望惟也曹氏
篡漢先王即位於漢中正也

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
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

也自是迄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文晉而先宋又
按齊桓晉文皆於盟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公不

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
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士於諸侯之上會葵丘

不致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公既致天王之下
勞又假巡狩之禮召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之正而

心實諱也厥後會崔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于
王城之內則其諱甚矣朱子以踐上與葵丘並論而

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謫猶能彷彿齊桓
尊周之餘意視其他伯者則為較善於此也

陳侯如會

公曰其言如會何後公也陳本不預盟約

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陳本不預盟約

聞會自至與表橋如會一耳陳本不預盟約

踐士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

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疾難棄異即同且新且

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也至于温則共公居喪而

函會不敢斯須少怠矣經書如會三此及

維澤袁橋公朝于主所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于那鄭伯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為不言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

梁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地志乎朝王而朝乎廟禮也王在踐士非京師

已異乎盟會所朝乎廟禮也

將幣二享禮記受學於朝受享於廟朝

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觀者位於於朝門外而序入于外

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

同群后四朝周制十

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

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

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

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

也兵備少而徵求寡也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

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

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度以煩勞不給生厭

五載僅一巡守至周則十二年乃一巡焉又必以四

岳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其志在於愛

民而不致煩民也秦始始皇隋煬帝殿巡歷省方之說

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欲千乘萬騎無歲不出殿方絕

或無地不到郡縣置煩稍慢者獲罪百姓共費不給

頭會箕歛遂生憤怨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

以召亡者非一倘非游蕩無度則蓋春秋之義不行

土崩魚爛之勢未如是之促也蓋春秋之義不行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窳子先長詳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黻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抗之股而哭之黻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杜氏曰元咺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
凡奔皆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讒惡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殺叔武衛侯之心陽爲不識叔武而射殺之也

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爾

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

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亦有憾於衛侯而不釋

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

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

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

衛侯不信其言然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寧國

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

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至撥也成公殺叔武雖可

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

心育以召之也雖赴愬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

罪也廬陵李氏曰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

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爲誤殺由公羊言之

之則衛侯爲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

耳此公羊所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

乎春秋立法其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凡言復歸者言國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

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
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
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元四年奉

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種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
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所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
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
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無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
不名其復也名之

春秋書國君去國而歸者
七鄭忽曹襄衛衍刺益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
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蓋其懼晉之辱不得已奔楚
今始去夷而即夏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者天王
之釋有罪也

李自陳歸于蔡曹伯歸自京師者其昔在彼而今歸
于此也書自楚歸則有歸于即夷之罪者矣曹伯歸自
京師者其自京師也鄭之再執亦歸自京師不云自
云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故晉文
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
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意亦以未盡大抵書自楚者

其亦觀其所主而祭卒成敗見之意也歟
如左氏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為叔武報殺
其離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為
奔晉怒殺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以當不勝何故衛
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嘗為
叔武殺歟大乎左氏之說非也

陳侯款卒○秋祀伯姬來莊公女歸寧曰來

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
師入其國魯之待祀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焉而
求平也

齊也既而報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
也

穀之滅鮮中國貴於伯權之立
如此此即子所謂功之首也

師還于平濟河并之橋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
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投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

舟之僑以拘于國民於是天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當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晉侯下國無不與秦與中國會始此左傳曰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陳共公陳共公無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此與下相

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

救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帥許之於晉故晉聽其

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武子班鄭

下同踐士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風皆至可

見晉伯之盛矣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天王狩于河陽

本畿內國為狄所滅者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疾召王以者疾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得符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發天子也魯子曰温近而

踐士遠也踐士遠也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

之朝也為天王狩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社

曰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

里汪氏曰温即河陽蓋古子也

本畿內之地襄王以賜晉文公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音見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

為名義自嫌強人不敢朝周喻王出狩仲尼曰以臣

因得盡群臣之禮比日議而不正之事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

-15 185 35 915" data-label="Text">

晉也晉侯召王之名也天子自狩非致也天子自往

-35 185 15 915" data-label="Text">

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乃君也臣乃君

-55 185 35 915" data-label="Text">

不可以訓故書狩焉徐曰言温以避狩言狩以温

-75 185 55 915" data-label="Text">

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或問温即河陽何以兩言之

-115 185 75 915" data-label="Text">

茅堂胡氏曰温之會晉實召于故書會于温狩于河

-155 185 115 915" data-label="Text">

陽兩全

-195 185 155 915" data-label="Text">

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

-235 185 195 915" data-label="Text">

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

-275 185 235 915" data-label="Text">

為制以誠變禮者也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

-315 185 275 915" data-label="Text">

為制以誠變禮者也息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

不從又晉已強太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謙之意
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觀之
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雖其不能
故請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能
見其欲朝之本心是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
以譎而掩其正也

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

杜氏曰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以王狩為辭
劉氏曰其禮雖悖其情甚順仲尼原心定罪故寬其

法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東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巡魏狩不書此何以書不狩
也王有事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諸侯

之罪爾躬為以自狩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
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而後

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諸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
狩春秋不以天子與諸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

宰周公殊會王出子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
公正而不書晉文公譎而不正臨川吳氏曰城濮勝

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
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

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
是天王自來故設而不書存右體也會溫則晉實召

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法
理之正明君臣之分書曰大王狩于河陽此豈准湯

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法
亦將怵然心服可以坐鎮其強猛之氣而遷善去罪

之不暇矣齊桓會于出子首止猶曰尊王
至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天王之尊就而朝焉

積習之漸使然耳朱子曰天王狩于河陽恐是當時
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各分尚在晉文公

召王固足不順然史策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
王也李惟郭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

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周氏曰衛侯不與會
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預也廬陵李氏曰按王巡

號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
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

以為詞也左氏云且明德也未及於禮而
謂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于京

師者謂之何哉以德
為目非施於霸者

壬申公朝于王所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

德也君臣皆欲父子符欵是無上下也而叔父德之
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而庸再逆
矣一合諸侯而有再為云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
逆故余懼其無後

曰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諸訴衛侯之甚而

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殺託王命而
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咄之謀也故兩自晉歸衛

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彼伯主之威而易
置其君如樂其然兩之罪大矣案當當服今將之誅

而已矣陳氏曰咄其君殺之繆繆故其歸異於秦
季華元特書復者著其殺伯主之力遂其無君之心

也陳氏曰歸大夫不言自必著矣也而後言復君有
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昇故元咄復歸宋魚石晉

繆不盈復入自晉者晉有奉焉陳氏曰晉文聽其臣子
皆抗辭也

所以稱亂之義也書曰自因其力也陳氏曰待晉力
晉晉侯之罪亦明矣

於衛非也歸者易誅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

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家曰曰稱復大夫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

也伯因元咄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陳氏曰受臣之

勝險楚不能招撫撫感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其君

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陳氏曰凡執其君

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衰敗尚當乎罪雖

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轅

濩塗稱人而亡矣陳氏曰溫之會有天王在焉

衛侯當是與諸侯出至于會晉文因元咄之訴怒衛

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朝天王而使元咄與之

對辨晉侯直元咄而曲衛侯故衛侯不勝則以為有

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諸侯朝畢而

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是會也
天王主之衛侯有罪主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嚴私
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各行伯者之實以威服諸侯
而欺天下也陳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
者乃以襄王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
諱何為而不書况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
不書此必不然王氏曰會于溫諸侯執王晉人執衛
侯則是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于
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為王室諱而存霸者尊
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天子之側

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辭矣始也書晉人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宮邾子以歸終也
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遂焉晉人執我蠻子歸
于楚世變於是極矣禮記卷之四大夫歸入稱復者
三元曰宋魚石晉欒盈皆抗辭也皆無歸道也禮記卷之四
氏曰公羊云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
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縮耳穀梁云此入而執
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南也此傳不知與元兩
訟之事故穿鑿也禮記卷之四曰歸之于京師善法不同公羊曰歸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善法不同公羊曰歸
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梁曰歸之于
者緩辭也歸于者急辭也禮記卷之四曰歸之于者執不以
正之詞也禮記卷之四曰歸之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強歸
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妻歸繡子曰歸之于者與歸
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
正義頗得之又就上四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蓋
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
王命以治之則所謂非已定所謂緩辭皆合晉厲執
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則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
未定所謂急辭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
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於此條下而後
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

諸侯遂圍許

穀梁傳遂繼事也杜氏曰會溫諸侯也高氏曰前日後凡也

諸侯比

反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

會

襄陵許氏曰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

從於伐楚又二一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眾矣許在鄭之南密邇於楚至此時離十

國而公纘美矣服楚之威人之是以難變也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

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二百里內亦

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汪氏曰許國在今許

其近且許及河陽踐土比皆屬豫州之域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

辭也張氏曰自齊桓之沒諸侯從楚者衆許固以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人一以威力控制諸侯許

亦知晉之威不足以庇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也臨川吳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春初

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又合諸侯勝楚而盟盟踐上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脩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頌頌威顯踐士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國之力不能服小弱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爾孰肯盡心竭力哉汪氏曰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當時之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王所者不可疏擊豈獨許哉蓋以許附於楚故欲以兵力脅之使從中國耳故左氏於會溫曰討不服而杜氏解之曰許衛許則知會溫本為圍許而春秋書會于溫朝王所以圍許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公十三年如京師本為會伐秦而春秋書卻弒乞師公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師為重若請王命而討秦也圍許之役王臣不行主帥不出而劉成之子同伐秦亦皆不書則知兩役非王命矣然圍許實以討不朝為名而代秦則因乞師而道過京師故圍許不曰自王所而如京師不書朝則晉文之事視晉厲猶為彼善於此也欽廬陵李氏曰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從中國相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

子入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此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其最爾之許合十國之力及人淺矣許之非心從夷其亦有懲於江黃也欽又曰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許而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丁丑諸侯圍許侯儒化負莖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二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襄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杜氏曰言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汪氏曰曹伯之名使若其

位已絕而得復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國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也。此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張氏曰：叔孫也。執於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孺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耻以貨利苟免也。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名，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於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或問：晉逐衛侯，執曹伯，又分其田，曹衛何罪？經書曹伯襄，衛侯鄭何也？茅堂胡氏曰：南面之君不能講信修睦，結好大國，至於見逐，見執，烏得為無罪？春秋或抑或縱，或守或奪，默識心通，可也。蜀杜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遽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汪氏曰：曹共公之無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異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也。

書自而止曰復歸。按晉以曹伯罪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附錄 晉侯作二行以禦火，前林以。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五



